

世界文学名著
全译本

马克·吐温小说集

Selected stories of mark twain

—— [美] 马克·吐温◎著 张大鹏◎译 ——



煤炭工业出版社



马克·吐温小说集

Selected stories of mark twain

—— [美] 马克·吐温◎著 张大鹏◎译 ——

煤炭工业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吐温小说集/ (美) 马克·吐温著; 张大鹏译. -- 北京: 煤炭工业出版社, 2016

ISBN 978 - 7 - 5020 - 5047 - 4

I. ①马… II. ①马… ②张…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近代 IV. ①I712.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97977 号

马克·吐温小说集

著 者 (美) 马克·吐温

译 者 张大鹏

责任编辑 马明仁

责任校对 郭浩亮

封面设计 左小文

封面插画 严文胜

出版发行 煤炭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 35 号 100029)

电 话 010 - 84657898 (总编室)

010 - 64018321 (发行部) 010 - 84657880 (读者服务部)

电子信箱 cciph612@126.com

网 址 www.cciph.com.cn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¹/₁₆ 印张 17 字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社内编号 7898 定价 27.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 - 84657880

目 录

田纳西的新闻界	1
竞选州长	8
百万英镑	14
我最近辞职的事实经过	35
火车上人吃人纪闻	41
一个大宗牛肉合同的故事	50
我怎样编辑农业报	58
我给参议员当秘书的经历	64
一个真实的故事——照我所听到的逐字逐句地叙述	70
爱德华·密尔士和乔治·本顿的故事	75
法国人大决斗	81
一桩稀奇事	91
被偷的白象	119
加利福尼亚人的故事	141
与移风易俗者同行	149
他是否还在人间	165
迈克威廉士太太和闪电	175

谈撒谎艺术的没落	183
迈克威廉士夫妇对膜性喉炎的经验	189
卡拉维拉斯县驰名的跳蛙	196
案中案	202
狗的自述	254

田纳西的新闻界

有位记者称孟菲斯《雪崩报》的总编辑是位激进派，为此，他受到了这样温和的抨击——他提笔开始写第一句话，写到中间，加着标点符号时，他就知道他是在捏造一个谎言，这个谎言充满着无耻的作风、子虚乌有的句子。”——《交易报》

医生忠告我说，如果我到南方去，那里的气候会对我的健康有帮助。因此我来到南方的田纳西，担任了《朝华与约翰生县呼声报》的编辑职务。我去上班的时候，发现主笔先生斜靠在一把三条腿的椅子上，双脚放在一张松木桌上。房间里还有另外一张松木桌子和一把残废的椅子，两个桌子上都几乎铺满了报纸和剪报，还有一份一份的原稿，显得有些凌乱。角落里有一只装满沙子的木箱^①，里面有许多雪茄烟头和“香烟屁股”。还有一只火炉，火炉上有一扇可以上下开关的塌下来的门。主编先生身穿一件黑色燕尾服，白色亚麻布布裤。他的靴子很小，用黑靴油擦得很亮。他穿了一件有皱褶的衬衫，戴着一只很大的图章戒指，一条旧式的硬领，一条两端下垂的方格子围巾。服装的年代大约是1848年。他正在吸着一支雪茄，用心推敲着每一个字，他的头发已经被他抓得乱蓬蓬了。他皱眉瞪眼，样子非常可怕。我估计他正在拼凑一篇特别伤脑筋的社论。他叫我把那些交换的报纸稍微看一下，然后写一篇《田纳西诸报精华集萃》，将这些报纸中有趣的所有文章压缩摘录在这篇文章里。

于是，我照此吩咐写了下面这么一篇：

① 当时人们为了让信或稿子上的墨迹快干，会在其上撒黄沙再拂拭干净，类似吸墨水纸。

田纳西各报要闻摘录

《地震》半月刊的编辑们在关于巴里哈克铁道的报道里显然是在胡言乱语中说是铁路公司有意将巴扎德维尔镇置于铁路线之外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公司不是要放弃巴扎维尔，而是认为这个地方是沿线最重要的站点之一，因此决不会有轻视它的意思。《地震》的编辑们当然是乐于予以更正的。

希金丝维尔《响雷与自由呼声》的高明主笔约翰·布落松先生昨天光临本城，并住在范·布伦旅舍。

我们发现泥泉《晨声报》的同行认为范·维特的当选还不是确定的事实，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但是他在没有看到我们的纠正之前，一定会认识到他的错误。他显然是受了尚未完全揭晓的选票数字的影响而作了这个错误的推断。

有一个值得欣慰的消息，布雷特维尔城目前正在设法与纽约的几位工程师达成合约，用尼古尔逊铺道材料翻修那些几乎无法通行的街道。《每日呼声》极力鼓吹此事，并且对最后成功似有把握。

我将这篇稿子交给主编先生，随他采用、修改，或是撕毁。他看了一眼，脸上就露出不高兴的神情。他再往下一页一页地看，脸色变得很可怕。显而易见，一定是出了什么毛病。他随即就一下子跳了起来，嚷道：“哎呀哈！你以为我提起那些畜生，会用这种口气吗？你认为客户们会看得下去这种糟糕的文章吗？把笔给我吧！”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谁的笔像这样不留情面地连画带勾往下乱涂，像这样无情地把别人的动词和形容词乱画乱改。他正在大肆修改文章的时候，有人从敞开的窗户外面向他放了一枪，把我的一只耳朵震得和另一只不对称了。

“啊，”他说，“那就是史密斯那个浑蛋，他是《精神火山报》的——

昨天就该来了。”于是他很利索地从腰带里抽出左轮手枪来放了一枪。史密斯被打中了大腿，倒在地上。他正要放第二枪，可是因为被主笔先生打中了，自己那一枪就落了空，只打中了一个局外人，那就是我。还好，只打掉了一根手指。

于是主笔先生又继续进行他无情的涂改和增删。他刚刚改完，就有人从火炉的烟筒里扔了一个手榴弹进来，一声爆炸，把火炉炸得粉碎。幸好只有一块乱飞的碎片敲掉了我的一对牙齿，此外并无其他损害。

“那个火炉完全毁了。”主笔说。

我说，我也相信是这样。

“唉，没关系，这种天气已经用不到它了。我知道这是谁干的事情。我会找到他的。你看，这篇文章应该这么写才对。”

我接过稿子。这篇文章已被删改得面目全非了。假如它有个母亲的话，她也会不认识自己的孩子。现在它成了下面这样。

田纳西各报要闻摘录

《地震》半月刊的那些撒谎专家，显然正在绞尽脑汁，就19世纪最辉煌的构想巴里哈克铁路一事，进行卑鄙的诋毁，散布无耻之极的谣言，以欺骗心地高尚和宽大仁厚的读者们。巴扎维尔将被丢到一边的说法，根本就是那些骗子们自己可恶的脑子里编造出来的，或者还不如说是他们认为脑子的那种肮脏地方产生出来的。他们实在应该挨一顿皮鞭子才行。他们如果想要避免人家打痛他们的贱皮贱肉的话，那就最好把这个谎言收回去。

希金斯维尔镇的《闪电和为自由而呼唤》的那个无赖又到本市来了，他厚着脸皮栖身在凡·布伦旅馆。

我们发现泥泉《晨声报》那个昏头昏脑的恶棍又照他的撒谎的惯癖放出了谣言，说范·维特没有当选。世界赋予新闻事业的使命是传播真实的消息；铲除错误；教育、改进和提高公众道德以及风俗习惯的趋向，并使

所有的人更高雅、更高尚、更慈善，在各个方面都更好、更纯洁、更快乐。而这个黑心肠的流氓却一味降低他那伟大任务的身份，专门散布欺诈、毁谤、谩骂和下流的话。

布雷特维尔城要用尼古尔逊铺道的材料修马路——其实它更需要一所监狱和一所贫民救济院。一个小如弹丸的市镇，只有两个小酒店、一个铁匠铺和那狗皮膏药^①式的报纸《每日呼声》，居然想修起马路来，真是异想天开！《呼声》的编者卜克纳这个卑贱的小人正在乱吼一阵，以他那惯用的低能的话极力鼓吹这桩事情，还自以为他说得很有道理。

“你瞧，要这样写——既尖刻泼辣又论点鲜明。软弱无力的措词和行文让我看了打心眼儿里厌烦。”

大约在这个时候，有人从窗户外面抛了一块砖头进来，噼里啪拉打得很响，震得我背上发麻。于是我移到火线以外——我开始感觉到自己对人家有了妨碍。

主笔说：“那大概是上校吧。我等他两天了。他马上就会上来。”

他猜得不错。片刻，上校已出现在门口，手里拿着一支手枪。

他对主笔说：“老兄，您可以让我和编这份肮脏报纸的胆小鬼打个交道吗？”

“好的。请坐，先生。请当心那把椅子，它少了一条腿。我想，你可能也允许我同臭名昭著的撒谎专家布拉塞斯凯特·德库姆塞较量一下吧？”

“可以，老兄。我也有一笔小小的账要和您算一算。您要是有空的话，我们就开始吧。”

“我在写一篇文章，谈谈‘美国道德和智慧发展中令人鼓舞的进步’这个问题，正想赶完，可是这倒不要紧，咱们开始吧。”

两支手枪同时砰砰地打响了。主笔被打掉了一撮头发，上校的子弹则将它的旅程终止在我的大腿上。上校的左肩被稍微削掉了一点。他们又开

^① 原文为 Mustard-Plaster，是一种用芥子末制成的药膏，能让敷上膏药的地方发红，对抗刺激性。

枪了。这次他们都没有射中目标，可是我却遭了殃，胳膊上中了一枪。等放第三枪的时候，两位先生都仅仅受了一点轻伤，而我被打碎了一块颧骨。于是我说，我还是出去散步为好。因为这是他们私人的事情，我再参与在里面不免有点伤脑筋。但是那两位先生都请求我继续坐在那里，并且极力说我对他们并无妨碍。

接着，他们说起选举和谷物收成，同时重新装上子弹。而我却就地动手包扎伤口。很快，他们又开枪了，挺认真地开了六枪，真是弹无虚发，但我有必要指出的是六枪之中，有五枪都光顾了我，另外一枪却击中了上校的要害。上校很幽默地说，因为他要进城办事，只好告辞了。他询问了到殡仪馆去的路径后，便走了。

主笔转过身来向我说：“我约了人吃饭，得准备一下。请你帮帮忙，给我看看校样，招待招待客人吧。”

我一听说让我招待客人，就不免有些畏怯，可是刚才那一阵枪声还在我耳朵里回响，我简直吓得魂不附体，因此也就想不出什么话来回答。

他接着说：“琼斯三点钟就会到这儿来，请务必赏他吃一顿鞭子。吉列斯皮也许会早一点来，把他从窗户里扔出去。福格森尔大约四点钟会来，打死他吧。我想今天就只有这些事了。要是你还有多余的时间，你可以写一篇挖苦警察的文章，把那督察长臭骂一顿。牛皮鞭子在桌子底下，武器在抽屉里，还有子弹在那个犄角里，另外棉花和绷带放在那上面的文件架里。要是出了事，那你就到楼下去找外科医生蓝赛吧。他在我们报上登广告——我们给他抵账就是了。”

主编先生走了，我浑身发抖。在这以后的三个小时过去以后，由于一直处在可怕的危险之中，我的心境已无法安宁，快活的情绪也消失殆尽了。吉尼斯配是光顾过的，他反而把我摔到窗户外面了。琼斯又准时来到，我正预备赏他一顿皮鞭子的时候，他倒给代劳了。还有一位不在清单之列的陌生人和我干了一场，结果我被剥掉了头皮。另外还有一位名叫汤普生的客人将我一身的衣服撕得一塌糊涂，全成了碎布片儿。后来我被逼到一个角落里，被一大群暴怒的编辑、赌鬼、政客和横行无忌的恶棍们围困着，他们一直大声叫嚣和谩骂，在我头上挥舞着武器，空中闪耀着钢

铁的闪光。我就在这种情况下写着摆脱这职务的辞职信。正在这时候，主笔回来了，和他同来的还有一群乱七八糟的兴高采烈的、热心帮忙的朋友。于是又发生了一场斗殴和残杀，那种骚乱的情况，简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人们被枪击、刀刺、砍断肢体，被炸得血肉横飞，被摔到窗户外面去。一阵短促的暴风般的阴沉的咒骂，夹杂着混乱和狂热的临阵舞蹈^①，朦胧地发出闪光，随后就鸦雀无声了。五分钟之内就平静了下来，只剩下血淋淋的主笔和我坐在那里，察看着四周的地板上到处铺满了这一场厮杀所留下的一塌糊涂的战绩。

他说：“你慢慢习惯了，就会喜欢这个地方。”

我说：“我不得不请你原谅，我想，也许要过一段时间后，我写的稿子才会使你中意；只要我有机会练习，学会你使用的语言，我自认能够胜任。可说实话，你驾轻就熟的措词也有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用这种方法写稿的人容易引起风波。这您自己也明白。文章写得有力量，当然是能够鼓舞大家的精神，这是不成问题的。可我究竟不愿意像您这个报纸这样，引起人家这么注意。像今天这样，老是有人打搅，我就不能安心写文章。这个职务我十分喜欢，可是我不愿意留在这儿招待您的那些客人。我所得的经验是新奇的，确实不错，而且还可以算是别有一番风味，但是今天的事情还是有点不大公道。有一位先生从窗户外面向您开枪，结果倒把我打伤了；一颗炸弹从火炉烟囱里丢进来，本来是给您送礼的，结果让炉子的门顺着我的喉咙管溜了下去；一个朋友进来和您彼此问候，结果把我打得满身枪眼，弄得我的皮都包不住身子了；您出去吃饭的时候，琼斯拿皮鞭子揍了我一顿，吉尼斯配把我摔到窗户外面去，汤普生把我的衣服全都撕掉了，还有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把我的头皮剥掉了，他干得简直自由自在，就像个老朋友似的；还不到五分钟的工夫，这一带地方所有的坏蛋都涂着鬼脸来了^②，他们都拿着战斧把我吓得魂魄出窍。总的来说，像今天所经历的这么一场热闹，我可是一辈子都没有遇到过。实在对不起，我喜

① 有一些部落会在出战之前或战胜后跳集体舞蹈。

② 有一些美洲印第安部落出战前会在身上涂抹颜料或画上脸谱。

欢您，也喜欢您对客人解释问题那种不动声色的作风，可是您要知道，我简直无法习惯这些。南方人的心太容易被感情所支配，而且南方人款待客人太豪爽了。今天我写的那几段话，写得毫无生气，经您大笔一挥，把田纳西新闻笔调的那股强烈劲势灌注到里面，又会不可避免地惹出一窝马蜂来。这群乌合之众的编辑们又会到这儿来——他们可能还想空着肚子来宰掉一人当早餐哩！我不得不向您告辞了。叫我来参加这场热闹，我只能敬谢不敏。我到南方来，为的是休养身体，现在我要回去了，还是为了同一目的，而且是说走就走，绝不留恋。田纳西新闻界的作风太使我兴奋了。”

这番谈话结束了以后，我们彼此不无遗憾地分手了，于是我到了医院，在这里住了下来。

竞选州长

几个月以前，我被提名为独立党的纽约州州长候选人，与约翰·丁·史密斯先生和布兰克·丁·布兰克先生竞选。我总觉得我有一个显著的优点胜过这两位先生，那就是我的声望还好。从报纸上很容易看出，近几年来，他们显然把各式各样可耻的罪行都当做家常便饭了。当时，我虽然醉心于自己的长处暗自庆幸，但是一想到自己的名字将和这些人的名字混在一起到处传播，总有一股不安的混浊暗流在我愉快心情的深处“翻腾”。我心里越来越不安。最后我给我的祖母写了一封信，报告了这件事情。我很快就收到她的回信，她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你平生从没干过一桩可耻的事——从来没有。你看看报纸吧——看一看就会明白，伍德福和霍夫曼这两位先生是一种什么人物，你应该想一想你自己是否宁愿将自己降至他们的水平，和他们公开竞选。

我正是这个想法！那天晚上我一夜没合眼。可是事已至此，我毕竟无法撒手了。我已经完全卷入了旋涡，不得不继续这场斗争。早餐时，我无精打采地看着报纸，突然我看到了一段消息，说实话，我从来没有如此吃惊过：

伪证罪——马克·吐温先生现在既然已在公众面前公开竞选州长，也许，他会赏个面子向公众解释一下他如何犯下伪证罪的经过。说明一下他怎么会在1863年在印度的瓦卡瓦克被三十四名证人证明他犯有伪证罪，那次作伪证是企图侵占一小块香蕉种植地。那是当地一位穷寡妇和她的一群孤儿丧失亲人之后，在凄惨的境遇中赖以活命的唯一资源。吐温先生不论

对自己，还是对其要求投票选举他的伟大人民，都有责任澄清此事的真相。他愿意这样做吗？

我不胜诧异，简直气炸了！竟有这样一种如此残酷无情的指控。我从来没有到过印度！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瓦卡瓦克！我也不知道什么是香蕉种植地，就像我不知道什么是袋鼠一样！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简直要气疯了，却又毫无办法。那一天我没有解释，也没有发表声明，就让日子白白地溜走了。第二天早晨，这家报纸没说别的，只有这么一句话：

耐人寻味——大家都会注意到：马克·吐温先生对印度的伪证案一直保持缄默，似有隐衷。

（备忘——在这场竞选运动中，这家报纸此后凡提到我必称“无耻的伪证犯吐温”）

其次是《新闻报》，登了这么一段：

急需查清——是否请新州长候选人向急于要投他票的同胞们解释一下这件小事？那就是吐温先生在蒙大拿州露营时，与他住在同一帐篷的伙伴经常丢失小东西，后来这些东西通通在吐温先生身上或“箱子”（即他卷藏杂物的报纸）里发现了。大家为他着想，不得不对他进行友好的告诫，在他身上涂满柏油，插上羽毛，叫他坐在横杆上^①，把他撵出去，并劝告他让出铺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此事吐温先生愿意说明吗？

世上难道还有什么能比这种谎言更险恶的吗？我这一辈子还从没到过蒙大那州呢。

（从此以后，这家报纸管我叫“蒙大拿的小偷吐温”。）

^① 旧时将被认为有罪的人浑身涂满柏油，插上羽毛，以及让人跨坐在横杆上，抬出去游街或示众，都是羞辱性的刑罚。

于是我渐渐对报纸有了戒心，一拿起报纸总有点提心吊胆，就像是你想睡觉，可是一拿起床毯，总是不放心，生怕毯子下面有条蛇似的。有一天，我看到这么一段消息：

谎言已被揭穿！——根据五方位区的迈克尔·欧弗兰纳根先生、华脱街的吉特·伯恩斯先生和约翰·亚伦先生三位的宣誓证书，现已证明马克·吐温先生曾恶毒地声称我们德高望重的领袖约翰·T. 霍夫曼的祖父曾经因为拦路抢劫被处绞刑一说，纯属卑劣无端之谎言，毫无事实根据。他毁谤亡人、以谰言玷污其英名，用这种下流手段来达到政治上的成功，这实在叫有德之士痛心疾首。每当我们想到这些卑劣的谎言必然会使死者无辜的亲友蒙受极大的悲痛时，我们就恨不得鼓动起受了诬蔑和侮辱的公众，立即对诽谤者施以非法的报复。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做，还是让他去承受良心的谴责吧。（不过，公众如果气得义愤填膺，盲目行动起来，对诽谤者进行人身伤害的话，显然陪审团是不可能对肇事者定罪的，法庭也不可能对他们加以惩处的）

最后这句巧妙的话起了很大作用，当天晚上就有一群“受了诬蔑和侮辱的公众”从前门冲进来，吓得我赶紧从床上爬起来，打后门溜走。他们义愤填膺，来势汹汹，一进门就把我的家具和门窗全部捣毁，走的时候把能拿得动的财物统统带走。然而，我可以手按《圣经》起誓：“我从来没有诽谤过霍夫曼州长的祖父。”不仅如此，直到那一天为止，我从来没有听人说起过他，也从来没有提到过他。

（顺便提一下，刊登上述新闻的那家报纸此后总是称我为“盗尸犯吐温”。）

报纸上引起我注意的另一篇文章是这样写的：

好一个体面的候选人——马克·吐温先生原定于昨晚在独立党的集会上作一次诋毁其竞争对手的演说，但是他却未准时到场！他的医生打来一个电报，说他被一辆狂奔的马车撞倒，腿部两处负伤，卧床不起，痛苦难

言等等，以及一大堆诸如此类的废话。独立党的党员们硬着头皮想把这一拙劣的托词信以为真，假装不知道被他们提名为候选人的这个放荡不羁的家伙未曾到会的真正原因。昨天晚上，分明有人看见一个喝得酩酊大醉，歪歪斜斜地走进吐温先生下榻的旅馆。独立党人责无旁贷地需要证明那个醉鬼并非马克·吐温本人。这下我们终于抓住他们的把柄了。这一事件不容躲躲闪闪，避而不答。人民用雷鸣般的呼声要求询问：“那个人究竟是谁？”

把我的名字与这个丢脸的嫌疑人联系在一起，一时令人难以置信，绝对难以置信。我已经整整三年没有喝过啤酒、葡萄酒或者其他任何一种酒了。

（这家报纸第二天大胆地授予了我“酒疯子吐温先生”的称号。而且我明白它会坚持不懈地永远这样称呼下去，但是，我当时看了竟然无动于衷，这足见当时的这种环境对我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从这以后，匿名信在我收到的信中占有极大比重。一般是这样写的——

被你从你寓所门口一脚踢开的那个要饭的老婆子，现在怎么样了？

波尔·普里

也有这样写的：

你干的事情，别人不知，我却了如指掌。你最好识相一点，掏出几元钱来孝敬老子，要不然会有一位大爷对你不客气，在报纸上给你过不去。

汉迪·安迪

大致就是这类内容。读者如果想听，我可以不断引用下去，直到使读者恶心。

不久，共和党的主要报纸“宣判”我犯了巨额贿赂的罪行，民主党的

权威报纸把一桩极为严重的讹诈案件“栽”在我的头上。

（这样我又多了两个头衔：“肮脏的贿赂犯吐温”和“恶心的讹诈犯吐温”。）

这时候舆论哗然，纷纷要我答复所有这些可怕的指控。我们党的主笔和领袖们都说，如果我还保持沉默的话，我的政治生命就要完蛋了。好像为使他们的控诉更为迫切似的，就在第二天，有一家报纸登了这么一段话：

注意这个人！一独立党的候选人至今仍缄默无话。因为他根本不敢答复。一切对他的指控都是通过充分证实了的；而且他本人的沉默不可辩驳地一次又一次证明他确实犯下了这些罪行；现在，他休想翻案。独立党的党员们，看看你们这位候选人！看看这位声名狼藉的伪证犯！这位蒙大那的小偷！这位盗尸犯！好好看一看你们这位酗酒狂的化身！你们这位肮脏的贿赂犯！你们这位可恶的讹诈专家！睁开眼睛盯住他，把他仔细打量一番——这个家伙犯下了多么可怕的罪行。得了这么一串倒霉的称号，而且一条也不敢予以否认，你们是否可以把你们的选票投给他！

简直无法从这样一种困境中脱身，我只好在蒙受这奇耻大辱之余，开始准备回复这一大堆无中生有的指控和拙劣卑鄙的谎言。但是我始终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因为就在第二天，有一家报纸登出一个新的耸人听闻的消息，再度的恶意中伤，他们严厉地控告我因为一家疯人院妨碍我的住宅的视线，我就将这座疯人院烧掉，把里面的病人统统烧死了。这使我陷入了恐慌的境地。接着又是一个控告，说我为夺取我叔父的财产而不惜把他毒死，并且要求立即挖开坟墓验尸。这使我几乎陷入了精神错乱的境地。这一些还不够，又给我加了一个罪名，说我在负责育婴堂事务时雇用掉了牙的、年老昏头的亲戚给育婴堂做饭。我开始动摇了——动摇了。最后，党派斗争的积怨对我的无耻迫害自然而然达到了高潮：有人教唆九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包括各种不同的肤色，带着各种穷形怪相，冲到一次民众大会的讲台上，抱住我的双腿，管我叫爸爸！